

<<叠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叠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445628

10位ISBN编号：7802445620

出版时间：2009年10月

出版时间：现代出版社

作者：阳光已至/周宏翔

页数：19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叠年>>

内容概要

那些永远消失的过去和尚未抵达的未来，层峦叠嶂，交叠错乱。
站在原点，伤痕累累。
就算永远不能跟你在一起了，但我不后悔不伤心，因为我曾经那么用力地靠近你。

作者简介

阳光已至，男。
重庆人。
1990年1月9日生。
出生在寒冬腊月的摩羯座。
喜欢轻音乐，喜欢旧情歌。
保持乐观心态，安静而内敛地写作。
热血漫画与文艺片的追随者。
《新蕾·STORY100》人气作者。
电子杂志《祈光》专栏作者。
短篇代表作有《命灯》、《仿若深海》、《温差》等。
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时间浪潮》。

书籍目录

Chapter 1 旧城Chapter 2 尘封Chapter 3 云烟Chapter 4 暗日Chapter 5 随波Chapter 6 风暴Chapter 7 雷雨Chapter 8 寂寥Chapter 9 逆转Chapter 10 寒汐Chapter 11 残破Chapter 12 海啸Chapter 13 殒灭Chapter 14 胡不归Last words 朱雀不言白虎

章节摘录

Chapter 1 旧城 我记得那天的暮色特别美丽，和精致的水墨画一样，渐渐淡去的夕阳如同一只鹅蛋黄，瞬间被天际的云吞没了。

那个时候，莫悦欣像是对着我笑了，又好像没有，她微微侧着脸，看着稍纵即逝的黄昏，她说：“杜延，小镇的夕阳总是最美的。”

可是当时的我并不觉得，我和莫悦欣坐在高高的围墙上，那是我最后一次和她看小镇的夕阳，因为第二天她就要离开了。

那是2005年的夏末，莫悦欣穿着淡粉色的连衣裙，裙下的小脚摆动着。

她说：“杜延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去北京。”

她把录取通知书给我看。

其实我早就知道，学校放榜的那天我就在人群之中，我看见了她的名字，当时我不知道是该高兴，还是应该伤心。

围墙上，还是有很多蚊子，我感觉脖子痒得有些难受，就跳下地去。

我说：“莫悦欣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她似乎没有听见我说话，还是凝视着逐渐消逝的夕阳。

“再等会儿，就一会儿。”

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她还是听见了的，我点点头，然后想点支烟。

可是她突然说：“杜延，不抽可以吗？”

我收回了烟，靠在墙上。

她的那“一会儿”很长，长到后来天都黑了，夜幕完全降了下来，零零点点的星辰像是趴在黑布上的蚂蚁。

莫悦欣跳下来，接着拍拍裤子，掸掉上面的灰。

那时候是黑了，本来是看不清她的脸了，可是我想我还是看清了，因为她的泪光照亮了她的脸。

她问了前几天问我的问题，“为什么你还是要去长沙？”

我摇摇头，一如当初那样回答，“我不如你，考不了那么好的学校。”

莫悦欣像个任性的孩子，“你撒谎。”

我没有理她，准备往回走，她突然拉住我的手，“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好好的。”

不知道是不是秋天快要到了，一到晚上，我就觉得周围变得有些凉。

莫悦欣跟在我的身后，微微缩了身子，她应该是冷了，我脱下外套披在她身上。

总的来说，莫悦欣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女生，于是未了，她也没有问我明天要不要去送她，她只是死死地拉着我的手，她以为就可以拉住整个世界。

我想我应该从头讲起。

我叫杜延，18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一个小镇上，其实从我出生开始，我就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叫什么，问及父母，他们也只是说祖上的人都不清楚，因为莫名，所以给小镇留了个“莫名镇”的名号，后来约定俗成，就应了这个名字。

小镇的南部临江，是长江的支流，中部有个厂区，我爸妈都是厂里的工人。

在镇上，很多人都知道杜家，源于我爷爷，据说早些年，他是厂里的干部，帮了很多人，还出过国，只是我奶奶去得早，爷爷退休后就一个人住在镇中心。

不过，我9岁那年才知道，原来镇上的人知道杜家不全是因为爷爷，还因为我大伯。

我的大伯是杜家的长子，听我爸爸说，大伯高中时候就退了学参加了工作，当时爷爷在厂里比较有地位，给大伯安排了一个很不错的岗位，不过大伯那会儿年轻，想着玩，不想工作，常常早退，领导碍于爷爷的面子只是给了警告，但是他从来不听。

后来工作没了，爷爷气得差点儿脑溢血。

大伯一直都是个玩世不恭的人，说话也是口无遮拦，当时在镇上得罪了很多人。

但这都是听爸爸说的，当我问起杜家为什么因为大伯而出名的时候，爸爸喝了一口白酒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“你大伯玩疯了，工作没了就去偷东西，那些年，偷电线可是大罪，一偷，就进去了……”对

<<叠年>>

于9岁的我来说，“进去了”是什么意思，我不甚了解，不过我当时已经知道偷东西不是什么好事情，而杜家的“出名”在一定程度上是“臭名”。

我懂事之后没有见过大伯，只知道他在县城的大牢里，当时奶奶还没去世，每半年都会带着东西去看望他，可每次叫上我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去。

我很怕，记忆中的大伯影像已经非常模糊了，有一段时间我梦见过一个陌生男人，我想那是我对大伯印象的残存。

他像一匹狼，黑得深邃的眼睛让我恐惧，他咧着嘴笑，笑得很奸诈，不过和爸爸比起来，他要年轻很多，就像是爸爸描述中的那个叛逆少年。

爷爷常常摸着头对着我说：“等你大伯出来了，咱们一家就团聚了。”

”这句话说了很多年，说到奶奶都去世了，大伯还没有出狱。

可是爷爷还是会对我说：“等你大伯出来，就好了。”

”爷爷已经省去了“团聚”，只是说“就好了”，因为奶奶不在了。

我看见爷爷眼角松弛的皱纹，以及深陷进去的双眼，那种带着一丝绝望的光，一眨眼，又像是带着希望。

12岁的那年，我和爸妈住在爸爸厂里分配的青砖房子里，距离镇中心很远，但是镇上只有一所初中，就在镇中心，我每天都要走很长的路，差不多要用去半小时。

我记得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一年开始的，因为在我12岁生日的第二天，大伯回来了。

那是我出生后的第十二个冬季，莫名镇的冬天从来没有雪，只有连绵不断的雨。

我记得那天中午妈妈打着伞回家准备给我做午饭，刚刚洗完锅的时候，爸爸也回来了，爷爷就是那个时候打电话过来的。

爸爸脱了鞋就接了电话，“喂……”好像听到那头爷爷的声音，“哦，爸爸啊，什么事？”

”不知道爷爷说了什么，爸爸突然换了脸色，“哥回来了？”

”这句话的音调突然很高，我听见厨房里水龙头的流水声随之变小，妈妈似乎停下了手里的活，仔细听着爸爸的说话。

“哦，我知道了，好吧。”

”爸爸对我使了个眼神，然后走进厨房，“哥今天回来，爸叫我们过去吃饭。”

”妈妈没说话，继续淘米。

爸爸扯着脸笑笑，“走吧，一起过去。”

”妈妈撇过脸，“不可能。”

”我被妈妈的态度吓到了，妈妈用力抓着水中的米粒，我甚至可以听见里面摩擦的声音。

爸爸走过去扶着妈妈的肩，“去吧，你说你这人，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你干吗还记那么清楚呢？”

”妈妈一下将淘米盆扔到水池里，“杜前川！”

我跟你讲，你今天别逼我，有那个人在的地方我绝对不去！

”妈妈注意到我还站在一旁，我是真的被吓到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妈妈这么凶过。

妈妈拂了拂额头的刘海，调整了下情绪。

“孩子还在这里，我不想多说，你自己也明白。”

”爸爸无奈地摇摇头，然后转身牵我的手，“走吧，我们去爷爷家。”

”妈妈突然叫嚣起来，“你可以去，延延不能去！”

”我这次是真的感觉到莫名其妙了，妈妈冲过来抢过我的手，她手上沾染的米粒让我觉得难受，“你大伯是个坏人，永远不要理他！”

”爸爸看了一眼妈妈，“我哥不也是延延的大伯吗？”

”妈妈算是和爸爸横上了，“大什么伯？”

那样的人有什么资格，坑蒙拐骗都做尽了的人，跟畜生有什么分别！

”我原本以为爸爸会说什么，但是爸爸什么也没说，其实这倒在意料之中，这已不是第一次，爸爸几乎不敢和妈妈唱对台戏，至少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过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妈妈是个厉害的女人，她说一，爸爸是绝对不敢说二的，有时候我也不明白爸爸为什么那么迁就她，爸爸说我不懂，或许长大一点就明白了。

<<叠年>>

我看着爸爸灰着头关了门出去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心凉。

妈妈走过来抱抱我，“乖，去做功课，饭很快就好了。

”我点点头，然后走进了书房。

妈妈或许是为了让我宽心，说：“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子就不要想太多了。

”若是她不说还好，就因为这一说，我突然有些讨厌她。

但是很快，那种讨厌感就消失了。

她还是我妈，要说妈和爸之间闹矛盾，我还是比较偏向妈妈，何况现在妈口中说的的是一个我根本就没有感情的大伯。

谁都没有想到，因为那天我和妈妈的缺席惹得爷爷很不开心。

那天晚上，爷爷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不去，妈妈向我使了个眼神，我说：“妈妈饭都弄好了啊。

”爷爷顿了顿，好像找不到什么理由反驳，“那好吧，你大伯现在回来了，有时间你还是来看看他吧，这么多年没见了。

”我敷衍般地“呃”了一声，然后爷爷笑了笑，“大伯回来了，就好了。

”唯独这一次，我听见的语气是真正地充满希望的。

挂了电话，准备回房间，门外响起了钥匙声，我知道爸爸回来了。

此刻妈妈正在沙发上织毛衣，没有正眼看爸爸，其实她不看也知道是谁回来了。

爸爸进门倒了杯水，准备灌下口的时候妈妈说：“他回来住哪里啊？”

”爸爸意识到妈妈口中的“他”是谁，然后还是先咽下了水，才说：“他才出来，没地方住，应该住爸爸家吧。

”妈妈用力将毛线针插进毛衣里去，停了下来，“住你爸家？”

呵，那还不错啊，出来就找到地方安顿了，倒是我们家可怜哦，只能在这个破地方蹲着。

”爸爸依旧沉默。

我走进了房间，将自己关起来，我早预料到接下来会是怎样一场战争，甚至可以想象出妈妈的语气和姿势。

我不忍心听，于是我将自己锁在里面。

“这个地方，也没什么不好嘛，住了6年了。

”爸爸应该是勉强着微笑说的。

“好好好，我嫁到你们杜家就是享这个福的。

杜前川，我算是琢磨透了，你爸心里压根就没你，只有那个劳改犯！

”动不动就大动肝火是妈妈的特色。

“你也不要说那么难听。

” “你说说，6年了，当初你分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延延，如果说苦了我们大人也就算了，但是不能苦了孩子啊。

当初说如果我们拿3万出来，和你爸换了房子，延延念书还用那么辛苦走那么多路吗？

你说说，他那么大岁数了，也是一个人住，住哪里不是一样？

非要占着那个房子，他心里早就打好算盘把房子留给你那个不争气的大哥，我不是不知道，你也是他儿子，他用得着这么偏心吗？

” “阿莉，有些事情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

” “不是我想的那样是哪样啊？

你倒是说给我听听。

”妈妈应该是说累了，坐回沙发里。

后来这场战争是怎么结束的，我已经忘记了，我隐约记得爸爸说：“快10点了，该叫延延睡觉了。

”然后妈妈再不作声。

爸爸敲了敲我的门，声音很柔和，完全不像心里憋了什么闷气，“延延，该睡觉了。

” 没错，12岁那年我依旧很不争气地躲着哭，我不敢开门，每次听见他们吵架我总是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我抹干眼泪尽量让爸爸看不出来我哭过。

妈妈和爸爸的战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很多时候都是妈妈故意挑起的，明明是些鸡毛蒜皮的小

<<叠年>>

事儿，她也可以大做文章，这是我一直很佩服她的地方。
这个叫作向莉的女人。
她就是我的母亲。

<<叠年>>

编辑推荐

最受关注的90后代表作家——阳光已至，再献全新现实主义青春力作，无论相守还是背叛，都将成为我们不复的青春。

只有真正懂得宽恕，才能获得爱与幸福。

一场重返故乡的旅途，揭开一段尘封已久的青春记忆。

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李敬泽·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·《小说选刊》原主编贺绍俊·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·80后代表作家水格感动推荐。

《叠年》是我至今最满意的书。

我深深知道它蕴含的“社会化”内容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部作品。

说到这里，我发现我已经不能够再给予这部作品赞许的小红花，只希望读者能够从中读出我的诚意和我的努力。

我只是想给每一个喜欢我的人更多的惊喜。

——阳光已至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